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7 冊

籀廬學記

——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二）

王更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籀廬學記——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二）／王更生 著

—初版—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16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7冊）

ISBN：978-986-254-306-1（精裝）

1.（清）孫詒讓 2.學術思想 3.傳記

112.78

99014035

ISBN - 978-986-2543-06-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七冊

ISBN：978-986-254-306-1

籀廬學記——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二）

作 者 王更生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編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9月

定 價 十一編 20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籀廬學記——
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二）

王更生 著



目

次

第二冊

第四章 孫詒讓之子學	251
一、前 言	251
二、泛論墨學之發展	252
(一) 顯學時代之墨學	252
(二) 消沈時代之墨學	253
(三) 復興時代之墨學	254
三、孫氏研究墨學之動機目的與態度	255
(一) 孫氏治墨學之動機：在補綴佚文表章 絕學	255
(二) 孫氏治墨學之目的：在宣究義旨俾爲 世用	256
(三) 孫氏治墨學之態度：在以墨書解墨書 不加武斷	256
四、孫氏於墨書中所發掘之若干問題	257
(一) 墨子身世問題	257
(二) 墨學傳授問題	259
(三) 墨書真偽問題	259
(四) 墨書篇目問題	260
(五) 儒墨異同問題	263
(六) 闕文錯簡問題	267

(七) 古字古言問題·····	268
(八) 竄改貶謬問題·····	271
(1) 衍文·····	271
(2) 涉上文而衍·····	272
(3) 涉下文而衍·····	272
(4) 既誤且衍·····	272
(5) 誤字·····	273
(6) 篆文形似而誤·····	273
(7) 隸書相似而誤·····	274
(8) 艸書相似而誤·····	274
(9) 楷書相似而誤·····	274
(10) 古篆文相似而誤·····	275
(11) 俗書相似而誤·····	275
(12) 誤倒·····	276
(13) 音近致誤·····	276
(14) 後人傳寫致誤·····	277
(15) 後人不曉文義妄加妄乙致誤·····	278
(16) 校者意見或舊注誤入正文·····	278
(17) 因避諱改字·····	279
(18) 後人誤讀誤識而致誤·····	279
五、孫氏研究墨學之方法·····	280
(一) 依《爾雅》、《說文》正其訓詁·····	281
(二) 用古文篆隸校其文字·····	285
(三) 發故書雅記證其軼事·····	288
(四) 摭眾家之說擇善而從·····	294
(五) 援聲類同異訂其誤讀·····	299
(六) 審本書文例以逐錯簡·····	303
六、孫氏研究墨學之成就·····	304
(一) 墨子身世之考索·····	306
(二) 墨學傳授之斟理·····	315
(三) 墨書真偽之辨別·····	321
(1) 墨子之基本思想而為及門弟子 所傳述者·····	321
(2) 疑係墨子基本思想之餘義或係 脫簡·····	324

(3) 疑與莊周所述惠施公孫龍之論 相出入爲名家言	324
(4) 墨者守禦之法	325
(5) 禰有他家之言論思想	327
(四) 墨書篇目之審訂	327
(五) 墨家思想之闡述	334
(1) 條別秦漢諸子之言不加評議	335
(2) 甄緝墨子言行以資讐勘	336
(3) 駁斥葛《傳》嫁名依託臆造不經	337
(4) 考鑑墨家諸子之存佚以辨章學術	338
(5) 鉤稽墨書佚文以網羅放失	340
(六) 墨書本文之詮釋	340
(七) 訂補《經》《說》上下之旁行句讀	354
(八) 謁正兵法各篇之譌文錯簡	359
(1) 譌文之謁正	360
(2) 錯簡之謁正	361
七、結 論	363
第五章 孫詒讓之甲骨學	365
一、概 說	365
二、孫氏治甲骨所採用之素材	366
三、孫氏在甲骨學上之成就	369
(一) 文字之考釋	369
(1) 契刻與金文合者	370
(2) 契刻與《說文》小篆合者	387
(3) 契刻與《說文》古籀合者	395
(4) 契刻與金文、小篆兩合者	399
(5) 契刻與金文篆籀均不合，而說 解允當者	401
(二) 識字之途徑	405
(1) 斟諸金石	405
(2) 推勘《說文》	406
(3) 諦審偏旁	407
(4) 通校諸文	409
四、結 論	410

第四章 孫詒讓之子學

一、前 言

戰國時代儒墨并稱顯學，漢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墨學之廢幾二千年；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譌文錯簡，遂難籀讀。晉魯勝叔時有《墨辯注》，遭亂遺失，《隋書·經籍志》未著錄，他書亦不見徵引。宋鄭樵《通志·藝文畧》，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錄有樂臺注，亦久佚。仲容以爲鄭、焦二《志》多存虛目，不足據。^{〔註1〕}廢清乾隆四十五年汪容甫初治此學，有《校本》及《表微》一卷，^{〔註2〕}今不傳。繼有鎮洋畢秋帆合盧紹弓、孫淵如之所考校，爲《墨子注》十六卷，途徑始啓，而猶未窮極要眇也。

自茲以後，則有藤縣蘇氏、^{〔註3〕}高郵王氏、^{〔註4〕}臨海洪氏、^{〔註5〕}德清俞氏、^{〔註6〕}戴氏，^{〔註7〕}逮至瑞安孫仲容，覃思十年，采眾家之長，抒獨得之見，成《墨子閒詁》十五卷，《目錄》一卷，復合〈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舊敘〉爲一卷，又撰〈墨子傳畧〉、〈墨子年表〉、〈墨學傳授考〉、〈墨子緒聞〉、〈墨學通論〉、〈墨家諸子鈎沈〉，合爲《墨子後語》二卷。曲園

〔註1〕 見《墨子閒詁·墨子目錄》一卷下。

〔註2〕 見汪中《述學內篇》卷三。

〔註3〕 蘇爰山時學著《墨子刊誤》二卷。

〔註4〕 王念孫曾摘條校注爲《讀墨子雜誌》六卷。

〔註5〕 洪筠軒摘難解字詞三十六條著《讀墨子叢錄》。

〔註6〕 俞蔭甫著《諸子平議》中有《墨子平議》三卷。

〔註7〕 戴子高有《墨子校記》刊於民國5年《中國學報》第五冊。

俞氏爲之〈敘〉，謂其「整紛剔蠹，岷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

仲容先生運用乾、嘉諸老之考徵方法，識膽絕倫，故能成此不朽之盛業。致譌文隱義，宣究殆盡，孤學舊說，人皆可曉。余竊覽其書，以爲仲容於墨子身世之考索，墨學傳授之統緒，墨書真僞之辨別，與篇目之審訂，以及墨學思想之闡述，墨書本文之詮釋，與夫訂補〈經說〉上下之旁行句讀，謚正〈兵法〉各篇之譌文錯簡，皆博採周諮，深入淺出，極精密閎括，爲向來治《墨子》者所未逮，故有〈孫詒讓之子學〉之撰。

二、泛論墨學之發展

墨子生於春秋末季，長於戰國初年，而春秋戰國之際，實歷史上一大變革之樞紐也。當此之時，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墨子感悌於獷暴淫侈之政，驕奢虛僞之俗，思所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之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則墨子之學因而興焉。綜觀墨學古今演進之迹，計分顯學時代，消沈時代、復興時代三期，以下分別說明其發展。

（一）顯學時代之墨學

墨子名翟姓墨氏，生於魯。魯惠公時，周史角來魯教郊廟之禮，其裔有留魯者，墨子學焉。^{〔註8〕}史角之學出於史佚，《漢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並云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蓋爲此也。翟復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以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乃轉而背周道用夏政；倡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非攻之說。

夫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今觀墨子之非儒，固多誣妄，而孟子斥之，殆亦少過。^{〔註9〕}當

〔註8〕《呂氏春秋》卷二〈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注：「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

〔註9〕孟子闢楊墨，見於《孟子·滕文公上篇》。

列國爭伯之際，墨子以兼愛非攻爲弭兵之手段，用摩頂放踵而爲之之精神，栖栖皇皇，周遊四方，彼時其徒甚眾，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註10〕尤加紀律嚴明，鉅子擅權，〔註11〕一時墨者之言盈天下，幾與儒家分庭抗禮。故《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孔、墨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韓非子·顯學篇》亦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呂氏春秋》成於秦始皇八年，〔註12〕韓非死於秦始皇十四年。是始皇初年，墨學尙盛。

（二）消沈時代之墨學

桓次山《鹽鐵論》有「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之言，〔註13〕則證漢武時，墨氏師承似猶未絕。逮武帝採董仲舒「罷黜百家，表章六藝」之議後，其傳授始黯然沮消矣。故仲容曰：「獮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註14〕

自漢武以後，儒術日尊，墨學消沈，非獨師承家法，墨者之團體不存；即抱殘守闕，擘績補苴，若漢所謂章句之學者，亦鮮其人。計自是以迄元、明，千七百餘年間，治墨學而史乘可考者，得晉之魯勝，唐之樂臺，以及昌黎韓愈三人而已。宋儒溺於心性之說，明人玩弄詞章之巧，雖有贅述，無裨墨學，故畧而不論，其可論者，爰述如次：

魯勝，字叔時，晉惠帝時代郡人，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東漢桓、靈之後，天下喪亂，印度佛學內傳，與清談並興。勝邃於實學，鄙棄談玄，其著《正天論》，糾當世祿術之繆，精密卓特，超邁時賢，〔註15〕惜所著遭亂遺失，惟《墨辯注》尙存其〈敘〉。〔註16〕

〔註10〕見《淮南子·泰族訓》。

〔註11〕其詳見《呂氏春秋》〈去私篇〉、〈上德篇〉，《莊子·天下篇》亦有此說。

〔註12〕《呂氏春秋·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注：「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據此推知其成書之時代。

〔註13〕見卷二〈晁錯〉第八。

〔註14〕見《墨子後語·墨學傳授攷第三》。

〔註15〕事見《晉書·隱逸列傳·魯勝傳》。

〔註16〕〈敘〉云：「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

樂臺注《墨子》，《新》、《舊唐志》均不載，惟鄭樵《通志·藝文畧》載：「《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他如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王應麟《玉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並不錄。而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有《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似樂臺《墨子注》三卷，至明猶存焉。〔註17〕

昌黎韓愈，力闢佛、老，以道統自承。其於墨學亦獨具慧眼。〔註18〕雖用心良苦，無如曲高和寡，墨學竟絕，亦可悲也已。

（三）復興時代之墨學

我國自漢迄明，雖變亂紛乘，而社會之根本組織固未變也，故其流行學說，始終以儒家思想為主。惟元、明以來，與歐西文明接觸，中經張、李之禍，復罹滿清之害，至此我學術思想界始稍啓蒙錮。清初諸君子如顧、黃、顏、王，雖闢空談之誤，首倡經世之道，然於墨學均蔑無說焉。究清儒之正式治《墨子》者，則以乾、嘉、道三朝為第一期，此期有武進張惠言、仁和盧文弨、陽湖孫星衍、鎮洋畢秋帆、江都汪容甫、德清許宗彥，以及大興翁方綱，尤以高郵王念孫《讀墨子雜誌》，參綜各家，校訂錯訛，為墨書之考證奠立鉅基。

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為〈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註17〕樂臺有《鬼谷子注》亦三卷，著錄於《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竊惟如臺注《墨子》，未有《新》、《舊唐志》均不載，竟見收於鄭樵《通志》者，疑鄭《志·墨子注》三卷，即《唐志·鬼谷子注》三卷之誤題，茲姑存疑以俟博雅。

〔註18〕韓愈有《讀墨子》一文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自鴉片戰役迄抗日軍興，百年巨變，銳於千載，中西文化之激蕩與政經之要求更新，如澎湃怒潮，排江倒海而來，此俞蔭甫以「今天下一大戰國」者是也。〔註 19〕當此之時，一切傳統精神與文化皆不足以應此世變，乃發生「洋務」、「歐化」之運動，期能擷長補短，重振漢家聲威；以此墨學之研究遂成風尚，而邁入第二期。此期著述如林，指不勝屈；就其較著者言之，箋校全書者：有蘇時學、俞曲園、孫仲容、王闓運、曹耀湘、張純一與吳毓江諸家。就墨書一部分加以籀繹者：有梁啟超、鄧高鏡、張其鏗、譚戒甫及高亨、楊寬諸人。以印度唯識或歐西科學與墨書作比較研究者：有章太炎、胡適之、章士釗、馮友蘭諸家。至其於墨子生平、墨學歷史有所比輯考證者：孫仲容、梁啟超之外，則有陳柱、錢穆、方授楚諸氏。各家雖於墨學各有所得，然用力勤劬，著述精審，足以沾溉後學於無窮者，當推瑞安孫仲容先生。

政府遷台後，政治修明，學術更新，三民主義之文化體系亦因而建立，自此則墨學之探討，復步入第三期。此期之著述，傾向於分科研究：如通論墨家思想者，有王寒生、高葆光、陳拱、嚴靈峯諸家。專事校勘者：有王叔岷。專事研究墨書段借字者：有周富美。於研幾墨經而有卓特之察識者，為吾師李漁叔先生。至為墨書之研究編目者：有嚴靈峯。〔註 20〕遵先賢之盛業，光斯學於海嶠，漪歟，盛哉！

三、孫氏研究墨學之動機目的與態度

仲容覃思十年，成《墨子閒詁》。光緒丁未四月《重定閒詁》後，即有旋覺其誤者，〔註 21〕其謙沖自抑之德，洵非後人所可蘄及者矣。然其窮年兀兀，鏗而不舍，其動機、目的與治書態度，究何若乎？斯誠好孫氏學者所宜深思也。竊通覽全書，私臆仲容治墨學之動機，在表章絕學；目的在宣究微言；治書態度在以墨書治墨書，不加武斷，以下分別析論：

（一）孫氏治墨學之動機：在補綴佚文表章絕學

〔註 19〕 俞說見〈墨子閒詁序〉。

〔註 20〕 自乾、嘉、道以迄於今，關於墨學之著述多矣，民國 57 年嚴先生曾著《墨子知見書目》，58 年元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本文所引各家鉅著，於該書目中均可一一勘驗，特此附及。

〔註 21〕 孫氏〈重定閒詁序〉曰：「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

漢、晉以降，墨學幾絕，其書幸存，然治之者殊鮮。故脫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仲容承畢、蘇、二王之後，廣蒐善本，〔註 22〕並與同里友人黃中弢學士躬親讐勘，斯竟墨書定本之功。其成書之艱，用力之勤，具已如此。蓋其興廢舉絕，殆與魯勝《墨辯注》同功，而精博則不啻倍蓰，正見其表章學術之苦心。

（二）孫氏治墨學之目的：在宣究義旨俾爲世用

墨學之特色，首重力行實踐，反對定命之觀念，〔註 23〕藉神道設教，勵人爲善，篤人之行。〔註 24〕設三表以立言則，〔註 25〕以達、類、私而辨名實，〔註 26〕故其思維法則，極近於現代科學之實驗精神。仲容洞悉斯理，確認墨經諸篇之闡義眇眇，有足與西學相發明者，故特歷舉所見以期後學擴充而講貫之。〔註 27〕其宣究微言，俾爲世用之意，可不深遠乎哉！

（三）孫氏治墨學之態度：在以墨書解墨書不加武斷

仲容治墨學，凡採人之長，均以是非定取舍，不以私臆害公理。〔註 28〕至於以墨書解墨書，不加武斷，尤爲其治此學之一貫態度。《閒詁》中實例甚多，茲畧舉二例：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墨子》卷一，〈親士〉第一）

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爲韻。

仲容案：畢說是也。〈經說下〉篇「橋衡」之「橋」亦作「招」，可證。

「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墨子》卷二，〈尚賢下〉第十）

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

〔註 22〕 仲容於畢本外，先後又獲見明吳寬本，顧千里校《道藏》本，日本寶曆間放刻明茅坤本。又得張氏茗柯《經說解》校本，暨陽湖楊氏葆彝《經說校注》本。

〔註 23〕 《莊子·天下篇》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

〔註 24〕 《墨子》有〈明鬼篇〉、〈天志篇〉。

〔註 25〕 見《墨子·非命篇下》。

〔註 26〕 見〈墨經上〉與〈經說上〉。

〔註 27〕 仲容說見其《籀廬述林·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註 28〕 李笠敘《定本墨子閒詁校補》云：「孫徵君籀膏纂輯羣言，折衷一是，爲《墨子閒詁》十五卷……論學無私見，亦孫氏治墨之矩也。」

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

仲容案：王說是也。〔註29〕〈尚同下〉篇云：「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

首例畢云「招、喬音近」，明墨書「招」爲「喬」字之段，說本可信。惟仲容以爲孤說無證，乃援〈經說下〉「橋衡」之「橋」亦作「招」爲說。次例「可而」連詞，王氏《雜誌》以「可而」猶「可以」，並由墨書文例得到確證。但仲容復舉〈尚同下〉之文，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作「可而」，句型辭例，兩相脗合，爲王說增一佐證。此仲容治墨書純由客觀之態度，不鑿空逞臆之事實也。

四、孫氏於墨書中所發掘之若干問題

墨書自來傳誦者少，注釋亦稀，故其闕文錯簡，無可謾正，古言古字，尤不可曉。仲容治墨學，於墨書中發掘甚多疑竇，諸如：墨子身世、墨學傳授、墨書真偽、《墨子》篇目、儒墨學術上之異同，與夫闕文錯簡、古字古言、竄改貶繆等問題，如理亂絲，欲治彌棼。而仲容皆一一爲之岷摘發伏，整剔無遺，以下分別說明其內涵。

（一）墨子身世問題

仲容《墨子後語》上曰：「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喜。故《史記》攬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綜此可知墨子之身世因其學術之消沈，而散軼不全。故歷來治墨學者，對墨子之姓氏、生地、生卒年代、平生事迹，紛紜揣測，莫衷一是。如：

墨子姓氏方面：墨子姓墨名翟，歷來無異辭。自元伊世珍之《瑯環記》，

〔註29〕王云、王說指王念孫《讀墨子雜誌》所云。

始名墨子姓翟，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生墨子，故以烏爲名。〔註30〕此說一出，炫奇之士，更變本加厲，〔註31〕致本無疑問之墨子姓氏，遂顯被學界所矚目矣。

墨子生地方面：墨子生地，傳說不一；有以爲宋人者，〔註32〕有以爲楚人者，〔註33〕有以爲齊人者，〔註34〕有以爲印度人者，〔註35〕又有以墨子爲阿拉伯回教徒者，〔註36〕或因蔽於一曲，或因誤釋《墨子》本文，要皆未得其正。論者雖有駁難，而墨子生地，勢爲治此學者研討之重要課題也。

墨子生卒年代方面：墨子生卒年代，在司馬子長時已不得其實，故布疑辭曰：「或並孔子時，或在其後。」清世汪容甫始爲稽核，〔註37〕近代梁啟超著《墨子學案》，中有〈墨子年代攷〉，對前人之說稍作修正，足徵墨子生卒年代，古說頗歧，〔註38〕而汪、梁二家，一據史實，一據人物，如行衢道，不易同歸。是以言墨子生卒者，莫不冀得一切理壓心之論也。

至於墨子平生事迹方面：古籍所載至略，僅憑玄測，難期無病。論者有以爲出身匠人者，〔註39〕有以爲類乎刑徒者，〔註40〕《呂覽》高注以爲其受業於史角之後，〔註41〕《淮南子》以爲其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註42〕

〔註30〕前此孔稚圭〈北山移文〉，即有「淚翟子之悲」句，稱墨子爲翟子焉。

〔註31〕如近人江瑔《讀子卮言》，錢賓四《先秦諸子繫年》中有〈墨翟非姓墨，墨爲刑徒之稱攷〉。顧實之《漢書藝文志講疏》，陳柱之《墨學十論》，馮友蘭之《中國哲學史》，以及張純一之《墨子集解附錄》等，均有異說。

〔註32〕如葛洪《神仙傳》，《昭明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篇》楊倞注，以及《元和姓纂》。

〔註33〕如畢沅《墨子注·序》，武億《授堂文鈔·跋墨子》文。

〔註34〕如宋成堦於《大陸雜誌》十一卷八期，發表〈墨子爲齊國人考〉，又十六卷二期又載〈墨子爲齊國人續考〉。

〔註35〕衛聚賢於《認識週刊》二期，曾發表〈墨子老子是印度人的考證〉，胡懷琛氏曾附和其說。

〔註36〕此說出自全祖同〈墨子爲回教徒考〉一文，文爲衛聚賢收入《古史研究》第二集。

〔註37〕汪說見《述學內篇》三〈墨子序〉。

〔註38〕如《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在七十子之後」。班《志》自注：「在孔子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張衡〈論圖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葛洪《神仙傳》言：「墨子年八十二，入周狄山學道，漢武嘗使使往聘，不肯出。」可知古說極歧互。

〔註39〕見方授楚《墨學源流》第二章。

〔註40〕見錢賓四《先秦諸子繫年》卷二，〈墨翟非姓墨墨爲刑徒攷〉一文。

〔註41〕見《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注。

此外如居魯、救宋、遊衛、至楚，以及晚見齊太王，越裂地以封子墨子，古今治墨學者，均有異說。則墨子身世之迷惘，如墜重霧矣。

（二）墨學傳授問題

《呂覽·尊師》篇云：「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又《當染篇》云：「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子》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復稱：「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荊楚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為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似此則呂、劉所述，信不誣也。

至西漢儒興墨絕，墨子蒙世大詬，其徒屬名籍亦不能紀述，於是墨學之傳授問題生焉。諸如：

墨子弟子方面：墨子既無專傳，其弟子與後學，更無從詳舉其名籍，遑論人數與系次。清儒以來，學者雖鉤考辛勤，但墨學傳授統緒，仍難確定。^{〔註43〕}竊惟彼等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漸滅，與草木同朽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悽已！

墨子弟子之名籍、人數、系次之難以考見，既如上述，而有所謂「別墨」者，^{〔註44〕}其傳授統系，今尤不可考。值此墨學復興之際，於墨學傳授統緒之精究博稽，以達成扶微闡幽之絕業，可不勉旃！

（三）墨書真偽問題

仲容《墨子閒詁·序》曰：「《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

〔註42〕 見《淮南子·要畧訓》。

〔註43〕 梁啟超《墨子學案附錄》一，云「以上傳授系次無攷。」至如弟子姓氏，以禽滑釐為例，《史記索隱》及成疏《莊子·天下篇》，均以「滑釐」為字，《呂覽·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滑釐」，《列子·釋文》及《漢書·古今人表》作「禽屈釐」，《漢書·儒林傳》作「禽滑釐」。

〔註44〕 《韓非子·顯學篇》所謂「自墨子之死也……墨離為三。」《莊子·天下篇》有「……相謂別墨」之語，是否為墨家學派之稱，抑係後期墨者相稱之名，說甚不一。如鄧雲昭《墨經正文解·別墨考》，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八篇〈別墨〉，梁啟超《墨經校釋》等多以為施龍輩確為別墨，其學說確從《墨經》衍出。而方授楚《墨學源流》第八章曾有駁辯。

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故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所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仲容以墨子不自著書，而復分其書爲四類。第一類即〈經說〉上下，原出《墨子》；後經諸鉅子所綴益。第二類〈備城門〉以下十餘篇，於墨學爲別傳。第三類〈脩身〉、〈親士〉諸篇，不類墨家言。第四類〈所染〉篇，爲儒言而雜入墨書者。今本《墨子》十五卷，五十三篇，既非墨子自著，又非一時所成，故視爲「墨學叢書」，最爲恰切。

古今辯墨書真僞者甚多，析言之：有以墨子書中部分爲墨子自撰者，〔註45〕有言墨子爲僞書，或後人僞託而成者，〔註46〕有以爲墨子乃門人小子記錄所聞，非翟自著者，〔註47〕有言墨書中，雜有他家學說者，〔註48〕有稱墨書成書之時代者；〔註49〕墨書各篇之真僞，經各家考辨，由於論者各是其是，致墨書真僞問題，愈形複雜。故吾人欲追討墨學思想，於此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四）墨書篇目問題

仲容《墨子閒詁·敘》曰：「《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畧備，足以盡其旨要矣。」由《漢志·諸子畧·墨子》七十一篇之數，以今存五十三篇較之，亡佚十八篇；此十八篇究亡於何時乎？說亦不一。如畢沅《墨子注》云：

案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

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

〔註45〕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晉魯勝《墨辯注·敘》、畢沅《墨子注·序》、孫星衍《墨子注·後序》、尹桐陽《墨子新釋》、梁啓超《讀墨經餘記》、張其鏗《墨經通解》。

〔註46〕見張煊《墨子經說新解》、朱希祖《墨子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係漢人僞書說》。

〔註47〕見《四庫提要》、王闡運《墨子校注》、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啓超《讀墨經餘記》。

〔註48〕如畢沅《墨子注·序》、王闡運《墨子校注》、張煊《墨子經說新解》。

〔註49〕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